

# 西蒙东——拉图尔路线下生成式AI的伦理共生机制研究

王悦 张若强\*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本文以西蒙东 (Simondon) 与拉图尔 (Latour) 的理论框架为核心, 梳理从“个体化”本体论到行动者网络理论 (ANT) 的思想传承脉络, 将其引入生成式 AI 伦理治理的分析。生成式 AI 是典型的“技术个体”与“准客体”, 其伦理问题并非源于单一主体的道德缺失, 而是技术个体在关联环境中持续个体化的结构性产物。西蒙东的“具体化—关联环境—技术性”框架与拉图尔的“转译—存在方式”框架具有深层互补性, 二者整合可为生成式 AI 的“伦理共生”治理机制提供系统性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 西蒙东; 拉图尔; 生成式 AI; 伦理治理; 技术共生

## A Study on the Ethical Symbiosis Mechanisms of Generative AI within the Simondon-Latour Framework

Wang Yue, Zhang Ruoqiang\*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ilin Changchun 130000

**Abstract:** Center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Simondon and Latour, this paper traces the intellectual lineage from the ontology of "individualiza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and applies these concepts to the analysis of ethical governance in generative AI. Generative AI is a quintessential "technic-individual" and "quasi-object"; its ethical issues do not stem from the moral failings of a single agent, but rather are structural products of the technic-individual's ongoing individuation within a relational environment. Simondon's "concretization-relational field-technicity" framework and Latour's "translation-modes of being" framework are deeply complementary; their integration can provide a systematic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thical symbiosis"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generative AI.

**Keywords:** Simondon; Latour; Generative AI; Ethical governance; Technosymbiosis

## 0 引言

2022 年底生成式 AI 的爆发式普及, 使人类历史上首次面临一种能够自主生成语言、图像与决策建议的技术存在物。传统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伦理框架在这种新型“技术个体”面前显得捉襟见肘, 追问“AI 是否具有道德主体资格”是无解的形而上学问题, 将 AI 视为纯粹工具加以管控则从根本上忽略了技术对象自身的演化逻辑与不可预测性。两种路径的共同失误, 在于将伦理分析的起点锁定在已然稳定的“AI 系统”之上, 而非追问 AI 如何在与其关联环境的动态互构中持续生成与变化。西蒙东与拉图尔的理论路线为突破上述困境提供了迄今最具说服力的哲学资源, 能为“伦理共生”治理框架提供哲学基础。

## 1 被遮蔽的技术哲学革命

吉尔伯特·西蒙东 (Gilbert Simondon, 1924—1989) 是 20 世纪法国最重要的技术哲学家之一, 同时也是迄今在人工智能哲学研究中被严重低估的思想资源。西蒙东的

《论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与《个体及其物理生物起源》共同构成其哲学体系的两极。西蒙东理论的核心颠覆, 在于对传统西方哲学“质料—形式”图式的彻底解构。在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哲学传统中, 个体被理解为质料与形式的稳定结合体, 是一种既成的、完结的实体存在。西蒙东则认为, 这一图式将“个体化”的动态过程与其最终结果相混淆, 真正需要解释的, 恰恰是被传统哲学遮蔽的中间地带, 即个体化的发生过程本身。在《个体及其物理生物起源》的导论中, 他明确写道, 个体化所呈现的, 并非仅仅是孤立的个体, 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结构: “个体化所呈现的, 不仅仅是个体, 而是个体—环境这一整体配对。”<sup>[1]</sup> 这一表述的哲学重量不可低估。西蒙东将“个体—环境配对”视为个体化的真实产物, 意味着在任何技术分析中, 若只关注技术对象本身而忽略其所嵌入的环境, 所获得的不过是一个被人工切割的残缺图景。与此紧密相关的, 是他对“前个体性现实”的界定。前个体性现实是一种富含潜能、

尚未结构化的亚稳态 (métastabilité) 场域, 个体化不过是这一场域的局部分解, 而非对其全部潜能的穷尽。西蒙东在同页明确指出: “个体化并不能一次性穷尽前个体性现实的全部潜能。”这一命题对生成式 AI 研究具有直接的分析价值。训练数据集与模型参数空间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技术性的“前个体性场域”, 模型的每一次微调与部署都是一次局部的个体化事件, 其生成输出的不可预测性, 正是前个体性潜能从未被完全解消的必然表征, 而非技术缺陷或黑箱之谜。

在技术哲学的具体论域中, 西蒙东提炼出三个核心概念, 对 AI 研究具有持续的启发价值。其一是具体化 (concrétisation), 也就是技术对象从各功能子系统相互独立的“抽象”状态, 逐步走向多功能共振的“具体”状态, 趋向近似有机体的内在自洽。其二是关联环境 (milieu associé), 技术对象的完整存在不能脱离其与特定环境的双向建构关系, 技术研究的正确对象应当是“技术个体—关联环境”这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三是技术性 (technicité), 技术具有其内在演化潜能与自主逻辑, 既不能被还原为工具功能, 也不能被化约为社会建构。

## 2 技术本体论的转化

拉图尔对西蒙东的致敬, 最集中地体现在其晚期著作《存在方式探究》中对“技术存在者”<sup>[1]</sup>的讨论之中。他明确指出, 西蒙东那本“誉满而鲜读”的《论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 早已铺就了从魔法存在者过渡到技术存在者的道路。“西蒙东的天才之处, 在于他看到技术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只有通过魔法、宗教、科学、哲学等存在方式的对照, 才能得到准确的界定。”<sup>[2]</sup>拉图尔对西蒙东“比较存在论”方法是认同的, 技术的存在方式不能孤立自明, 只有在与其他存在方式的差异对照中, 其特定的通过方式 (particular pass) 与合宜条件才得以浮现。然而, 拉图尔同时也在其中划定了与西蒙东的明确分歧, 他提出应将分析对象从“技术对象”扩展至更根本的层面: “我们要追问的不是‘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 而是‘技术本身’、‘技术存在者’的存在方式<sup>[2]</sup>。”

西蒙东的分析聚焦于单一技术对象的内在演化逻辑, 是一种深入“技术个体”内部的本体论研究; 拉图尔则将视野提升至技术作为一种独特存在方式在整个存在论版图中的位置, 追问的是技术如何通过“转译” (traduction) 在异质性行动者之间流通、稳定化乃至黑箱化。这一差异对 AI 伦理分析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西蒙东框架更适合分析生成式 AI 的内在技术逻辑, 如训练过程的转导机制、

涌现能力的生成方式; 拉图尔的 ANT 框架更适合分析生成式 AI 的外部社会动态如行动者征召、责任分布、技术权威的社会建构。

在两人之间, 米歇尔·塞尔 (Michel Serres, 1930—2019) 是不可忽视的中介人物。塞尔的“准客体” (quasi-objet) 概念直接联通了西蒙东的技术个体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理论。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1991) 中将准客体概念推广至所有“混杂物” (hybrides), 即那些无法在“自然”与“社会”之间被干净切割的存在物。生成式 AI, 是迄今最典型的“准客体”。它既是人类工程师、数据标注者与资本力量共同创造的技术产物, 又在每一次生成过程中主动参与人类的知识生产与意义流通, 既无法被还原为纯粹工具, 也无法被神话为独立主体。任何将 AI 单纯归于“自然” (算法规律) 或“社会” (权力结构) 一侧的分析, 都将错失其本质上的混杂性。

在概念层面, 西蒙东与拉图尔之间存在精确的哲学对应关系。西蒙东的“关联环境”在拉图尔那里转化为“行动者网络” (actor-network), 二者都强调技术的关系性、情境性存在, 拒绝将技术对象孤立于其生存环境之外加以分析。西蒙东的“个体化过程”在拉图尔那里转化为“转译”, 二者都以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结构描述技术与社会的关联方式, 关注的是生成而非给定。西蒙东的“前个体性张力”在拉图尔那里对应于网络尚未稳定时的“争议” (controverse) 状态, 二者都将尚未固化的中间状态视为最具分析价值的研究现场。恰恰是在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 技术的社会建构过程才最为清晰可见。

拉图尔的《存在方式探究》框架进一步揭示了生成式 AI 伦理问题的本体论根源。拉图尔在该书中明确指出, 这一探究的核心任务正是系统厘清“范畴错误”, 即“用来评判一种存在方式之真实性的标准, 来自另一种存在方式的验证条件<sup>[2]</sup>。每一种存在方式都有其不可化约的“适合条件与不适合条件” (felicity and infelicity conditions), 以一种存在方式的标准去评判另一种存在方式, 不仅会产生误判, 更会使研究者“错过某种东西, 无法以正确的调式把握所言之物”<sup>[2]</sup>。生成式 AI 恰恰是横跨“技术” (TEC) 与“网络” (RES) 等多种存在方式的混杂存在者, 当监管者以单一的技术透明度标准或信息参照链逻辑去要求这样一种混杂的存在方式, 范畴错误便不可避免地发生。这一概念为 AI“知识幻觉”与算法偏见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深层解释, 而不只是将其归咎于训练数据不足或算法设计缺陷。

### 3 理论复兴与 AI 研究的汇流

许煜在《数字对象的存在》中，针对西蒙东理论中长期被混用的两个概念作出了系统区分：个体化与个体化过程。许煜指出，在西蒙东本人的著作中，这二者有明确的分野，个体化过程关涉功能分化与形式演化——应用于技术对象时，指其从抽象状态走向具体状态的趋同过程；个体化则关涉张力的生成与消解，指向亚稳态平衡的相变过程，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更为根本的结构性的转变。许煜进而强调，西蒙东在《论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中讨论的是技术对象的个体化过程，而非其个体化。将个体化概念延伸至数字对象，是许煜本人在西蒙东之外的理论推进。他提出，数字对象的关联环境由数据库、算法与网络协议共同构成，用户亦被纳入这一关联环境之中，参与数字对象的持续稳定与重构。这一分析框架为此后直接面向 AI 研究的哲学工作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在实证研究层面，Aires 发表于《AI 与社会》的论文，是迄今将西蒙东个体化理论最系统地应用于深度学习分析的学术成果。该研究以深度神经网络（DNN）为核心对象，将模型训练数据定位为其“关联环境”，以“转导”（transduction）与“调制”（modulation）两个西蒙东概念描述训练过程中共存的两种个体化运动。这一分析明确论证了将算法运作框定为“预测”的叙事方式，“忽视了其技术性，并化约了其潜能”<sup>[3]</sup>。这一论断直接挑战了 AI 治理中流行的预测主义叙事与静态风险分类逻辑。若生成式 AI 的运作本质上是潜能的个体化展开而非机械预测，那么任何将其锁定在“高风险/低风险”静态分类框架中的监管逻辑，都将失去本体论依据。Aires 同时强调了个体化视角在伦理层面的“去个体化”效应，正是通过将已然构成的 AI 系统重新分解为其个体化过程，才可能打开对“数据潜能及其算法关系性如何展开日常生活”的批判性追问，从而超越“AI 有没有偏见”这类浅层伦理问题，进入结构性的权力与潜能分析。

在应用伦理层面，Coté 与 Aires 在其文章《作为基础设施的未来性：人工智能生命周期的技术哲学诠释》提出了“未来性”（futurity）概念，描述 AI 系统通过递归反馈持续演化的时间逻辑。他们将 AI 系统的生命周期区分为三个阶段，即“数据、架构与参数以潜能形式存在的前个体性环境”、“模型协调性通过训练、调优与整合而涌现的个体化过程”与“保留剩余前个体性的已个体化 AI”。在这

一框架中，用户行为数据不断回流、重塑模型参数，形成一个不可见的价值积累与权力集中机制。

从本体论基础、技术哲学分析到监管框架批判，西蒙东——拉图尔路线不是一套精美但脱离现实的哲学遗产，而是分析生成式 AI 技术逻辑与伦理结构的有效工具，它要求研究者与监管者将目光从“AI 是否安全”（静态风险评估）转向“AI 如何在关联环境中持续个体化、积累潜能、重塑关系”（动态过程追踪）。这一转向，是“伦理共生”而非“伦理管控”路径的哲学前提。

### 4 结论

西蒙东—拉图尔理论框架的内在结构对生成式 AI 伦理治理有三重启示。在本体论层面，生成式 AI 是在与关联环境的持续互构中不断个体化的动态存在，其不可预测性是前个体性潜能尚未穷尽的必然表征，而非偶然缺陷。在分析框架层面，将西蒙东的“具体化—关联环境”概念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存在方式”概念加以整合，可以同时把握技术个体的内在演化逻辑与外部社会动态，在单一框架内容纳技术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双重视野。在治理层面，有效的 AI 伦理治理不能依赖静态的主体归责逻辑，而须建立以“伦理共生”为原则的动态治理框架，追踪 AI 系统在递归反馈中的演化轨迹，识别关联环境中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并在系统全生命周期中嵌入透明度与反馈问责机制。当生成式 AI 已深度嵌入知识生产与日常交往的各个层面，伦理治理的使命正在于从这一共生关系内部生长出负责任的规则，而非从外部强行施加管控。

### 参考文献：

- [1] Simondon, G. (1997). *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 Grenoble: Éditions Jérôme Millon.
- [2] Latour, Bruno.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3] Aires, S. (2025). On the individuation of complex computational models: Gilbert Simondon and the technicity of AI. *AI & Society*, 40, 3109–3122.

作者简介：王悦（2004.02-），女，汉族，吉林白山人，本科在读，专业方向：法语。

\* 通讯作者：张若强（1980.01-），男，汉族，山东郓城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法国文学，翻译，区域国别。